

衡水市文史资料

第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衡水市委员会编

1989年12月

衡水市文史资料第四辑

目 录

缅怀“七·六”事件殉难学友王慕桓烈士.....	贾馥天(1)		
回忆李惟卤烈士.....	贾馥天(6)		
到延安去.....	冉 萍(9)		
※※	※※	※※	※※
为创建革新国民教育事业鞠躬尽瘁奋斗终生			
缅怀先父郑际唐.....	郑姿慧(16)		
郑际唐先生与天津市短期义务教育师资训练			
班.....	贾馥天(42)		
我的祖父高静涛先生轶事.....	高文先(45)		
贾矩卿先生与衡水教育事业.....	冉 萍(53)		
贾矩卿先生处理我村“学田”小记.....	韩凯卿(58)		
我父陈屏周热心教育二三事.....	陈力生(60)		
※※	※※	※※	※※
清末至解放前衡水教育概述.....	市教育局史志办(62)		
滏运中学略记.....	尤洪涛 郭荣禄(69)		
路南“抗师”纪实.....	贾馥天(71)		
河北衡水中学校史概述.....	刘石刚(74)		
※※	※※	※※	※※
爱国西医吴肇春博士在衡水.....	文史办(82)		
记献身抗日的老中医刘坦然先生.....	刘宏勋(89)		

衡水人民爱戴的儿科医生石立夫大夫 文史办 (93)
解放前后衡水名医简记 (一) 文史办 (95)

※※ ※※ ※※ ※※

略记北京琉璃厂古书业之衡水人 肖新祺 (99)
略记北京琉璃厂古文物业的衡水人 肖新祺 (107)
书林生涯 50 年 肖新祺 (112)
唐代大学士孔颖达与《五经正义》 肖新祺 (119)
· 补充 编者 (122)
衡水市文史资料征集提纲 文史办 (123)
缅怀郑际唐校长 (七律二首) 李寿彭 (34)

缅怀“七·六”事件殉难

学友王慕桓烈士

贾雄天



王慕桓同志1906年12月29日（光绪32年11月14日）出生于我市小侯乡王家庄一中农家庭。自幼勤奋好学，1922年入县立高小学习。毕业后因高度近视致两次报考“冀县六师”落榜，就继续在县“师范班”（设县高院内）学习。

1926年暑假后，我到县高学习。慕桓同志长我八岁，相比之下我还是个孩子，可是很快就熟悉了这个师范班里和蔼可亲的学长！由于他具有对同学热情爱护关怀备至的赤忱，所以普遍赢得了小弟弟们的衷心敬佩！

1927年暑假，他终于以优异成绩填补了视力缺欠考入“河北省第六师范。”

1925—1927年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很快传播到文化古城冀州。

在大革命的风暴中，广大进步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是革命理论的先知先觉者。

当时从事秘密活动的革命先驱丁光和（浩川）、李青林（炼之）等同志，在冀县教育局长、曾任过保定二师教师的马紫波老先生的掩护和支持下，担任冀县高小教师。忠诚善良而富有人民性的慕桓同志，在两位革命者的影响下，首先

加入了红色革命的队伍，成为冀县六师中为同学们所拥戴的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核心人物之一。

1930年初冬，慕桓同志等为解放思想，冲破黑暗教育的枷锁，领导了“六师”学潮。不幸斗争失败被校方开除。但很快在各方正义力量的支持下，同他的亲密战友王国鼎（旭东）同志，到冀县县师任教。

1929年暑假，我考入“保定二师”。

1931年夏，滹沱河涨发，暑假后回校时，须绕道西行经石家庄换乘火车方能到保定。当时贾殿阁表示由他负担川资，邀我绕道津京，顺便开开眼界，再赴保定。良机难得，盛意难却！于是我俩会同去保定党民中学求学的贾彭起、李洁青、邵贊廷三人由郑家河沿乘张五“镖船”东下。过午船到县城。我们趁停船揽座机会，上岸休息。听说王慕桓同志等得六师前校长、时任省教育厅督学主任的曹秉国先生支持，转天津第一师范深造，已于前一天乘船赴津；并得知王慕桓同志离冀县时，县师教师和部分学生欢送他们到北关外，才洒泪话别。我为教育界多有识之士而庆幸，为慕桓同志等的前途而欢欣！

在天津北京逗留数日后，我即赴保定到校报到。到校的次日上午，我从街上回来，传达室韩福告诉我：“方才车站上一位姓王的打电话找你。”我立刻意识到可能是慕桓同志他们。

回到宿舍，同学们告诉我：“您的五位同乡转入咱校学习了。”我找到新来我们班的枣强籍同学郑资尧，见已安置妥当，并得知慕桓同志等安排到九班，就飞奔九班宿舍“北斋”而去。

到了九班宿舍，见到慕桓同志正和蔺顺心等几位同学交谈，我不便打断他们的谈话，就歉意地寒暄了几句，约定午后和他们五位作一次聚会。

下午，在北斋宿舍的一角，慕桓同志将和他同来保定二师的南宫张永在、冀县王国鼐（旭东）枣强阎文轩（正中）和郑资尧几位同学逐一作了介绍后，就满面笑容地向我讲述转入天津一师受阻，又得前六师校长名教育家郑际唐先生出面支持转来本校的经过。我也激动地说：“五位到此，正好填补了毕业和离校的‘冀六同乡会’（冀南新枣武衡六县人参加，称冀六同乡会）会员的空缺。我们在校的同乡热烈欢迎。”

作为一个朴实干练的学生领袖人才，开学后不久，慕桓同志就担任了我校学生会主席，成为群众中涌现出的核心人物。他在每次集会中的简练讲话，总是博得雷动掌声，尽管不时流露着衡水的方言土语，会场仍是肃静的，只是在会下增添些同学们取笑我的资料。

我校饭厅，在“南斋”南端，靠临南操场。每晚饭后，同学们总是到南操场三三俩俩的边散步边谈论，或是蹲在一处开小会。我这个课余厮混在运动场上的人，惟有利用这个时间，信步听着慕桓同志讲述着政治形势及个人前途。在他的督促下我读了一些马列主义著作。使我开始从理论上懂得了马列主义真理，初步树立起革命的人生观。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同学们群情激愤，立即联合志存中学的爱国青年，在保定南关举行了群众大会，声讨日寇侵略我东北三省的强盗行径。会后在城里、西关游行示威，还组成“抗日救亡小组”四出宣传。这时的母校

保定二师却成为反动派卖国贼的眼中钉。于是，对爱国学生捕风捉影的非理责难、个别同学涉嫌失踪被捕、警特随时对学生跟踪盯梢等许多奇怪现象不断发生。更有甚者，于1932年5月初，制造出对学校的“大检查”。以省教育厅督学主任鲁清晨为首，勾结清苑县长金良骥，奉系军阀所属暂编十四旅副旅长张某，公安局长刘玉书、公安五分局局长等五人所领导的“检查组”，对我校进行了全面大搜查。虽然一无所获，他们仍召集同学们到礼堂“训话”。鲁清晨大放厥词，然后非理宣布“提前放暑假”。

当日晚饭后，我和慕桓同志作最后的南操场散步。慕桓同志指出：“国民党政府苟且偷安，党同伐异，任人唯亲，昏庸腐败已极。华北将继东北而沦陷。我辈则毕业即失业。必须坚决斗争到底！”接着说：“我和国鼐已当选护校委员（护校委员二十人）、国鼐分到第二期。你俩明天一同回家吧。斗争前景难料，我们一定和同学们密切联系！”言辞坚定、情绪激昂，何意竟成永诀！

不旬日，接在校同学发来“告同学书”号召返校护校。风闻此时母校已被军警包围。

七月中旬，接同班吴璋（育华）由清苑县小汲村来信称：“馥天老弟：别来星纪忽越，转瞬已两阅月矣。昨夜咱校同学，与军警冲突，邵春江、张树森死者八九，闻君同乡慕桓亦毙命于军人枪下……。”7月7日，噩耗传来，悲愤不能自己呆视良久，痴想万千，不觉瘫坐在地下……。

惨案经过大体是这样的。

反动当局用军警威胁、围困；阴使学生家长劝说学生离校；扬言“开除一部分学生，余者准其复学”，进行分化、

瓦解；并有清苑县长金良骥利用其曾任过冀县县长的关系，与慕桓同志在我校传达室谈判。因王慕桓等学生代表据理抗争，谈判不成。反动当局已围校达两月之久，见阴谋不逞，恼羞成怒，凶像毕露。突于7月6日深夜，破南操场围墙，冲进南斋，慕桓同志闻警，立即鸣笛集结护校同学戒备。何意军警竟对徒手学生开枪射击，当场邵春江（满城人）和慕桓同志相继壮烈牺牲；继而张树森（徐水人）、边隆基（任邱人）、吕清晰（获鹿人）等六人也惨遭枪杀，贾良图（井陉人）重伤致死。此案，当场壮烈牺牲者共九人；曹金月（满城人）、杨鹤声（徐水人）、刘光宗（蠡县人）、刘玉琳（冀东人）等四位同学，被反动派捕去后惨遭杀害；佟国声（安平人）等近六十名同学被投入（北京）监狱（直至抗战前一年在各方正义力量的支持下方得获释）。学校被解散。铸成轰动全国的“七·六惨案”。

解放后党中央和河北省委为纪念殉难十三烈士，在母校南端，起造纪念楼，二楼正中为纪念馆；在操场东南角，树立纪念碑，铭刻烈士姓名、政治面目。馆内还记载了镇压学生运动的刽子手、暂编十四旅陈贯群，由河南其原籍被捕归案，被政府处决的情况。

1956年我任井陉一中教导主任时，因参加省教育厅举办的“河北省第二期教育行政干部训练班”学习，重返母校。当日就到烈士纪念碑前逐一默哀，追念往事，再现音容！在烈士纪念馆，首先看到西墙上高悬冀县县师教职员合影，慕桓烈士和国鼐同志端坐在前排。长案上陈列着烈士们的遗物。我不由地俯首哀悼。下面正是刽子手陈贯群绑赴刑场处决的照片。这只反动军阀的走狗，终于落得可耻的下场。

王慕桓同志牺牲后，家中抛下寡妻孤子，生活十分艰辛。解放后，人民政府按政策给其家庭多方关照，遗属按烈士家属看待，两个儿子，先后走上了工作岗位。长子化普在天津法院工作，次子化民在本村担任主要领导干部，均已成家立业，他们都在踏着父亲的足迹，为革命事业而奋斗。慕桓同志的老伴由政府定期补助生活费，现已84岁，生活有靠，儿孙满堂，享受着天伦之乐。我想，烈士有知，自当含笑于九泉！

回忆李惟卤烈士

贾继天

李惟卤同志名汝敏，1912（民国元）年生于我市赵家圈乡后铺村一个中农家庭。早年孤苦，提携、抚育幼弟汝勋和小妹秀卿度日，养成质朴勤奋，忠厚正直的优良品德。

1927年初，他考入县立高小，我们同在26班学习。两年来的时间里，我们朝夕相处，同窗共砚，互相砥砺，课余一同活跃在足球场上，感情融洽，胜似同胞兄弟！

1929年暑假，他和同班李书敏（子密）、王景群考入冀县六师，我到保定二师学习。虽天各一边，但由于同窗情深，每届假期，我们都要聚会。

1935年暑假，他从六师毕业，当时人浮于事，他只有应聘到原四区郎子桥完小任教师。

抗日战争爆发，他于1938年5月，参加贾殿阁、张海峰等同志为改造邵北武部成立的“政治部”工作，我们又重逢了。不久我到县战委会工作，年底日军二次占据县城，政治部、战委会撤往城西，我们又被迫分手。

1939年5月，当时我在抗日政府行政科工作，他到政府工作，我们又并肩工作了。同年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41年春，他接替韩凯卿同志任抗日师高联校校长。1941年秋，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师高联校分开，高小留在石德路北，改名县立第一抗高，师范随县党政机关由路北转移路南，名为衡水县立抗日师范学校。惟卤同志被任命为师范校长。他服从革命需要，将弟汝勋送往五大队参军抗日；妹秀卿随校学习；携同爱人幼子，以校为家，与数十青年学生共同生活。1941年秋到1942年夏初的一段时间里，环境相对稳定，师范学校由政府驻地（原四区）徐家庄转移至冀县冯家庄，学校的教学和配合中心工作的宣传活动都非常活跃。这时教师有韩禾青、贾馥天、李立中等数人。惟卤同志既任校长又坚持授课。

惟卤同志身为抗师校长，工作勤奋，办学严谨，教书育人，尽职尽力。在日伪军事、经济封锁和时而外出骚扰的环境下，他领导全体师生，克服重重困难，时而集中，时而分散，千方百计搞好学业和抗日宣传活动，充分利用农村闲置民房，甚至到坟场、树林里上课。有时利用夜间或乡村集日，演出抗日和扩军的文艺节目，书写标语、漫画。在短短时间里，学校办得有声有色。为培养学生的工作能力和宣传动员群众，做了大量的工作。

1942年“五一”，敌人发动“铁壁”合围，敌情紧张，惟卤

同志亲自带领学生，沿滏阳河畔村庄，或隐住在农民家里，或借河堤隐蔽，与敌人迂回周旋。不久奉命疏散，他亲自主持遣送全体同学后，才回县政府工作。

到政府后，他担任了实业科长。

1944年秋，他患疟疾，只得到家乡左近，借亲故掩护，一面治疗，一面工作。农历9月22日，他由西康家庄返家。次日凌晨到三岔沟找政府，误入敌伪包围圈。为叛徒薛岚光出卖，当即被捕。被捕后，惟卤同志面对凶残的敌人，大义凛然，忠贞不屈。敌伪将他解往赵家圈据点转送前磨头敌特处。组织上及家属多方奔走营救，均无效果。不数日解往北京西郊集中营。备受酷刑折磨，光荣殉国，年仅33岁！

惟卤同志，不愧是党的好儿子。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党派他到哪里他就到哪里，不畏艰险，不怕牺牲。在他的教养下，其弟毅然参军，跟随衡水县独立游击第五大队英勇杀敌，后编入正规部队，行军路经冀县境，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惟卤同志遗有一子一女，在艰难中不忘父亲遗志，均培养成材。子荣华任本村党支部有年。女秀群先后在石家庄机电学院和师范学院执教。一门忠烈，堪称典模！

到延安去

冉萍

一九三八年七月，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在冀南抗日根据地招生，我县送去九名同志到延安抗大学习，他们是战委会的孙广镛（警宇）、刘宝臻，妇救会的王淑环、马淑敏（马智）、魏锁香，民族解放先锋队县队部筹备人贾广勤（冉萍）六名在职人员，此外尚有邵北武部下军官（贡钜明、于凤元）二人和西关店员石双臣共九人。八月初，在战委会敲锣打鼓的欢送声中到南宫东进纵队报到去了。

其缘委大体是这样的：

一九三七年十月，中共党员张海峰、王林和贾殿阁、刘伟光（刘辉）、李子密、王耕等人，在开明士绅贾矩卿先生的支持下，在先生家经过讨论成立了我县抗日锄奸团，从事抗日救亡活动。我县热血青年纷纷参加。为了用新思想武装团员的头脑，张海峰同志献出自己秘藏的青年自学丛书和邹韬奋办的《大众生活》、《永生》进步书刊，办流动图书馆，供团员传阅。这些书刊都是国民党查禁的书刊，对多数团员说，是见所未见的，都感到新奇，争相阅读。通过阅读这些书刊，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及统一战线政策开始有所了解，激发了进一步学习的要求。

一九三八年二月，东进纵队到达南宫，创办抗日军政干部学校，抗日锄奸团送去十余名同志学习，由特委马国瑞等

同志授课，经过一个月的学习，解决了持久抗战，统一战线政策问题。回县以后，在贾矩卿先生主持的临时县政府支持下，建立了战委会，妇救会等组织，开展抗日工作。在工作中，我们这些人深深感到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与工作需要很不适应。课堂上学习了组织群众，工作起来却不会发动与组织群众，往往靠简单的行政命令。书本上学了争取团结群众，但对我们群众的概念还停留在土地革命时代，未参加我们的组织但跟我们走的人才是“我们的群众”，尚未跟我们走的人都不是群众。对积极抗日的人，亲密无间，对持观望态度的、有恐日病的人疏远，对有反共思想影响的人几乎敌视。这些问题烦扰着我们。团员之中多数尚不是共产主义的同情者，是为了抗日和共产党走到一起来了。这些人多是自从“一·二九”学生运动之后，特别是西安事变以后，认识到共产党是真正讲团结抗日的。愿跟共产党抗日，但对共产主义不了解。

学习机会是有的，但各人有自己的问题不能如愿。一九三八年二月，王林同志和晋察冀边区取得联系，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开学，王林建议西南区派人去学习。但西南区的人以为五台山地理上背一些不愿去，只西区去了几个人。同年五月，一二九师军政干部学校招生，贾矩卿先生亲自动员几位青年去学习，他们明确表明，想到延安去。六月份杨秀峰在束鹿创办抗战建国学院（后迁深县）。许多同志以为这不是八路军办的也不想去，（杨秀峰当时是秘密党员，以老同盟会员无党派人士身份任民军民运处长，冀西游击司令），这样延到七月份，县战委会收到抗大招生广告，开始办理招生事宜。一时群情激动，纷纷提出到延安去学习。几天之

后，人们开始冷静下来。抗日工作刚刚开展，抗日组织尚未完全建立，干部奇缺，不可抽调过多干部离开岗位。有的人考虑到有家累，背井离乡有困难，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最后工作人员中定下七个人（不计邵部军官）。

我们由县城出发，途中过宿一夜，到达南宫城北一个村庄。这里有东进纵队的政治部的接待站。住下以后，大家心情兴奋，意气风发。负责接待工作的一位总务处长来看我们，聊起天来，他说：“你们去延安要过三关，第一关是抓角岭（又名芹泉岭，即峻极关）山高路陡；第二关是同蒲路，西侧是陡峭的高山，路口有日寇把守，可能发生战斗；第三关是天险黄河，河窄流急浪高，看着眼晕，你们不怕吗？”，我们说：“不怕，八路军能过得来，我们也能过得去。”不几天，冀南各路的学员到齐了，鲁西北聊城专员范筑先老英雄的部队抽调的二百余名干部也到了。两地学员合编为一个营，混合编为三个连。干部全由学员充任。营长马一之是个老党员。全营民先队员不少，营成立民先大队，连为中队，排为分队。民先大队长徐明楚是北平民国大学学生，据说也是老党员，失掉了关系，要去延安找关系。八月十二日出发，东进纵队领导人刘志坚作动员讲话，勉励大家团结友爱，克服困难，认真学习马列主义，返回前线共同战斗。

行军途中，民先队负责政治教育。每天拟一政治讨论题，休息时全班讨论，宿营后向大队汇报讨论情况及问题，由大队长作总结再传达下去。同志之间，团结互助，情绪饱满，不觉疲劳。通过平汉路封锁线时很顺利，没有遇到敌情。进山区后，不习惯走山路，开始感到吃力。过芹泉岭时

的确比较困难。将近中午，用过午饭，稍事休息，开始上山。抬头上看，山并不高，以为一鼓劲就上去了。那料想爬上一个山头，又有一个山头，爬呀爬，累了向上看还有大山头，向下看，山头像馒头似的一线向东延去。远处雾茫茫的一片大平原。不少人掉队了，气喘吁吁没后劲了，两腿无力手扶膝盖，慢慢往上爬，有的人前一段沉住了气不急不忙，这会劲更足了，冲在前边。在最后一个山头下，有人用冲锋的劲头冲上去了。“到了”！传来喜悦的声音。看到胜利在望，疲劳的人，劲头又上来了。下午太阳将落山时，全部上了岭，下去就是山西的芹泉镇，不足半里路，道路平坦，一个小跑就到了。这里气候较凉，夜晚穿上秋衣，身体仍不胜寒。由此地南行，到达八路军总部驻地黎城稍事休息。一二九师部给我们一个番号——一二九师教导营。再由南行到达长治县的微子镇休息了几天，过了中秋节。而后向沁源进发到韩洪镇。前面又遇到了更大困难，就是越过韩洪岭。韩洪岭属太岳山脉，海拔在二千六百公尺以上。由韩洪镇到军寨七十余里，要在山梁上行进，没有人烟，羊肠小路，崎岖难行。上到山顶，天气寒冷，手冻僵了，咀也木了。手抓不住东西，口说不出话来，没有水，想吃咀不受使唤，在这种情况下，足足走了卅余里，快下山时，才暖过来。日落时到达军寨宿营。军寨是通过同蒲路的出发地，翌日下午晚饭后出发，要在介休县的两渡镇和灵石县的义堂镇之间通过铁路，有八路军一个排护送。夜半队伍下到半山，侦察员发现路口被敌人把守。折回到另一道口，平安的通过去了。黎明前到达一个山庄休息。天亮了站在村头向东下望，两渡镇就在山下，一列火车嘟嘟的吼着、吐着团团白烟向北驶去。老

乡说，走山路到两渡镇有廿余里，直线看不过六七里。由此经过大麦郊沿公路行进，顺利到达永和县。永和县城很小，城周只有二里，房屋破旧，这里驻有一一五师段支队为我们作渡河准备工作。渡口是延水关。到达渡口后，见两岸都是黄土荒山，光秃秃的，连草都未有，黄河水流急浪高，渡船可容四十余人。有一舵手掌舵，廿余名水手摇二把桨，桨很长，柄很粗，水手们唱着号子摇着，看着很吃力，我们坐在舱内，感到船忽上忽下，随浪飘荡，当船降到浪谷时，抬头见浪头高出船帮很高，十分眼晕，不久船平稳的到达对岸。过河后，队伍继续前进，经延川、延长、到甘谷驿，这里离延安只有四十里，人们心情格外兴奋。到了延安住在招待所，空隙时间，上街走走，到新华书店购书，《列宁选集》、《斯大林选集》、毛主席著的《论游击战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还有《论政党》。有的人把仅剩下的几元路费都买了书。在延安编队，我们编入五大队一支队，五大队驻庆阳，三位女同志留在延安女生大队。到达庆阳时，三八五旅旅长王维舟和五大队长何长工出来迎接。旅部为我们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馒头、猪肉菜，吃着真是香甜。

到庆阳后第一课就是修房子。我队住在一个破庙里，正殿、厢殿只有三面墙，我们到城根下去拣破砖碎石砌墙，搭地铺睡，房修好了，又挖防空壕以防空袭。刚准备正式开课，传来消息要回延安去。原来党中央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决定抗大到敌后去办学，五大队到晋东南创办一分校，何长工任校长。校领导鉴于我们刚从敌后来，决定留在延安，编入三大队学习。是为三大队预科，驻清凉山上山下。开始进入学习阶段。这时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正在深入传达